



07274

序

同聖陳祖范撰

書

東

里中朋好相見卽以文字切劘不倦者有玉君東漱東
漱嘗病予有作輒放棄不自收拾後誰相知定吾文者
意甚切至予終懶惰未遑整頓而君則已衰其文彙排
纘芟擇有成書矣會君將付剞劂而屬予序其端予何
以序君文哉言出于口聲隨響滅猶須慎之又慎文畱
于簡淺深得失底蘊呈露談何容易哉重之則云經國
大業不朽盛事輕之譬于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
之過耳之二說者皆是也重輕視所作亦視作文之人
柳南文鈔

序

一

耳僕不自揆妄欲參與斯事而搦管已慙篇成尤愧非
特慙愧文之不工而慙愧作文之心之不可以質古人
也其受請謁而爲者或出於辭不獲已有聊且應付心
又須屬饜人意有周旋顧望心蓋已失修辭立誠之本
矣文卽工皆浮僞之巧言耳其自欲作而作者蠡測管
窺而強慕著述吹劔首者不過一映汲廢井者不能盈
瓶造意不逮平日之得屬辭又不逮造意之初氣再鼓
而不揚思再續而易雜初成自謂不多讓人覆閱幾欲
不存一字求所謂躊躇滿志之境無有也尤可歎者方
矜獨得不知隱蹈雷同怵人我先終是拾人牙慧已雖

出於無心明眼寧不竊哂若掩人不覺而希立名於僂
倖內反何以自安東湫天資勝我才華勝我博綜今古
勝我裁量人物又勝我其不蹈吾前所云也決矣茲序
君集宜道其文辭之美可以傳世行遠而反置而不詳
者以余及同學諸君每篇旣各有品目可不更贅也且
吾兩人交誼在形骸之外又不當用敘人文集套語聊
爾以塞君意也獨是人有所痛癢自知處以告他人都不
曉解苟不向共治斯事者披肝膈而效情懷毋乃與汝
一交臂而失之乎其言之迂愚則恃惠子之知我也

柳南文鈔目錄

虞山 王應奎 東嶽

卷一

洞庭吳不官詩集序

話山堂自選詩序

錢秋水詩集序

息影齋詩集序

水哉軒詩集序

存素堂詩鈔序

匏葉齋詩鈔序

柳南文鈔

目錄

鶴還樓詩鈔序

孫竹鄉詩稿序

古照堂詩鈔序

古照堂詞鈔序

抱影廬詩鈔序

遠遊草序

卷二

蓉莊初稿序

蘇小山詩鈔序

家次山侍御詩集序

西橋小集序

草衣山人詩集序

太原王氏家譜序

海虞畫苑略序

彙芬集序

韻法蒙詮序

仇霞村印譜序

東籬雜咏序

菊社倡和詩序

詩草自序

柳南文鈔

目錄

栢太史制義序

卷三

送汪茶圃之宣城廣文任序

張蒿庭七十壽序

西菴和尚六十壽序

西菴和尚八十壽序

菜園記

蘭風書屋記

重建通海橋記

新安程氏移建祠堂記

重修支川法城菴記

供養浮海佛記

重修東嶽行宮記

卷四

遊玉蟹泉記

青山莊記

戲場記

癸丑中秋紀遊

司馬遷論

承重孫說

柳南文鈔

目錄

浮糧變通議

開白茆議

與汪西京書

與次山書

與范生璿並

卷五

龔淵孟傳

宋玉才傳

顧甘樵傳

徐節婦傳

徐貞女傳

焦歸二婦合傳

梅圖侯先生哀辭

謝君憲南哀辭

方仲子哀辭

卷六

書馮嗣宗先賢事略後

書程孟陽詩後

書許白村梅花十咏後

題夾待詔神樓圖

柳南文鈔

目錄

四

題檀園山水畫卷

題醉白圖

題吳南陽畫卷

蘇貞女贊

擬明史忠臣論贊三十四首

柳南文鈔目錄終

序

洞庭吳不官詩集序

洞庭峙太湖中。輪廣百三十里。如着物於冰壺。玉鑑。生其地者。翕輕清。以爲性。結冷汰。以爲質。往往伎於文章。卓絕區內。前明三百年間。以詩名者。蔡九達。葛震甫。而外。輒推吳不官先生。吾邑錢宗伯嘗敘其集。稱許甚至。而宗伯吾炙集之選。頗極矜慎。雖當時雄長詞壇者。不敢望片字承獲。獨於先生詩。選至數首。則其工可知矣。先生之孫曰廷鶴。字晉友。爲人敦樸。有古人風。雖幼孤失學。而能保守先集。不致廢墜。迨年老而獨。恐一旦失傳。爲戾滋甚。於是削食貶衣。謀付剖氏。惟恐或後。而校讐之役。則俾其從弟友篁任之。蓋以友篁亦長於詩。能知家學之深也。友篁與余善。嘗於玉峰旅次。示余以所定本。則宗伯所選諸作。皆放佚不存。余甚訝之。卽友篁亦不識其何故也。今歲乙卯。晉友介友篁書。渡湖訪余。將求錢宗伯所選諸作。入之集中。余家在江村。距縣城四十里。而城中。有與余同姓者。晉友誤入其家。其人初死。帷堂一燈。方熒然也。晉友爲述來訪之意。其子在



衰經中茫然不知所以。細詰之始知有兩杜子夏爲爽然而出。旣而跡至江村。致友篋書見余。輒拜坐。宅。余爲檢吾彙集示之。則又拜。當是時。晉友之於余。不啻爲人子孫者。生而不識祖父。一旦有人焉。引而見之。而爲之感。且泣也。嗚呼。唏矣。天下之爲人子孫者。苟盡如晉友。則先世之集。必保護之。如頭目珍重之。如圖球。何至任其放失。如烏沒而雲散也哉。異時。不官先生之集。固當與九遠震甫並垂不朽。而晉友之賢。則亦未可沒矣。余故書數語於集後。以觀剞劂之成。至先生之詩之工。則自宗伯而外。爲之序者。又有顧與治。王元倬。孫阿滙。諸柳甬文鈔

卷一序

二

公論之詳矣。故不復贅云。

陳見復曰。不贅論。不官詩。致意於其孫之求遺篇。得避就之法。而文亦有關係矣。

話山堂白選詩序

昔婁水陳確菴先生。以經學推重海內。兼工詩古文詞。從遊之士。彬彬然無慮數十百人。而吾家露潛先生。則其高第弟子也。先生天才高於書靡不讀。自少卽好爲詩。當其從確菴遊。徒以帖括而已。迨確菴垂沒。先生始以詩請序。確菴乃喟然嘆。以謂知之不盡。爲文以弁其首。比之韋莊韓偓。蓋當是時。已有入室之目矣。旣而學益進。識益高。散華落藻。日新富有。遂以詩名噪東南。今年八十餘矣。髮白面皺。猶日驅染烟墨。爲之不已。方其極思冥搜。神遊希夷。形死槁木。鬼求於陰。神索於陽。鉤柳南文鈔

卷一序

三

稽錯莫色。沮氣傷卒。詰其微而後卽安。其烹鍊也至矣。其雕績也精矣。而義歸無邪。理不空綺。溫柔敦厚之意。往往而在。洵得確菴之傳者也。吾邑先輩馮定遠錢湘靈。番禺屈翁山。蕭山毛大可。諸公皆推許無異詞。而宮詞若干首。流傳大內。至受知天子。而目以俊才。然先生仍不遇老矣。可嘆也。先生自少至老。矻矻於詩。篇什之富。不亞劍南。編之可牛腰束矣。一旦奮然剛薙。自定其合於法者數百篇。爲話山堂集。皆叢桂崇蘭。奇玉特珠。余非皇甫氏其人。乃先生不鄙。諉以序言。聊述所見。以自附於任淵之美。豫章云爾。敢曰序先生之詩哉。

沈歸愚曰中寫苦心詣微處字字雖鏗不落唐人以下予未識話山讀是文如見話山矣

柳南文鈔

卷一 序

印



下字未識話山讀是文如見話山矣

錢秋水詩集序

昔吾邑錢東礪先生。詩人之雄也。當前明之季。排王李。斥鍾譚。有起衰之功。而其族人之賢者。往往服習其教。各自成家。海內稱錢氏學。如湘靈遵王玉友三先生。其傑然者也。而玉友之弟秋水先生。最後出而詩最工。卽玉友亦加賞之。以擬古人。不啻靈運之有惠連矣。先生家甚貧。少壯衣食於奔走。抵上都。歷川蜀。涉東西浙水。所至得江山之助。以昌其詩。旣而投老江村。戢景匿采。儒衣甚敝。詩思不詘。揜袖撚鬚。輒至破落類古之苦吟者。至其持論嚴刻。窮原竟委。後生小子。執簡請益。輒盡

柳南文鈔

卷一序

五

言無隱。如溫舒斷獄。發擿如神也。如弘羊言利。秋毫必析也。如黃蘗說法。棒喝交下而殺活互用也。不幸於王子之秋。遽傷奄化。吾黨廢斤輟絃。於今三載。蓋自先生沒而錢氏之詩老盡。卽吾邑之詩老亦盡矣。同里黃君石儔。席君渭南。皆忘年於先生者。恐先生之詩久而散佚。方共謀梓之。因收拾叢殘。俾予決擇。以先生嘗向兩君稱予。謬許爲知詩也。予惟先生之詩。壯年出帖括之餘。未經陶練。晚節成禪誦之服。時涉機鋒。惟中年所作。和平爾雅。在唐中晚之間。大篇高華。而非王李浮囂也。雙韵隱秀。而非鍾譚啾發也。蓋準以東礪家法。其有不

合者鮮矣。顧先生之持論也嚴。予亦不敢逢詩輒贊。徒取盈帙。以負先生稱許之意。因拔其尤者得一百七十餘篇。釐爲三卷。譬諸排沙簡金。沙去而金見。亦一快也。先生有知其亦恕予之妄也夫。

李容山曰中寫論詩嚴刻精彩異常便爲通篇生色



息影齋詩集序

禪門文字偈頌二體而已。嘲風雪。弄花草。非衲衣下事也。如必欲長言之。咏嘆之。則自有緣情之體在。偈頌之語。不容參焉。稽諸古德。如貫休齊己之流。皆不廢吟咏。迄今名章秀句。載譎人口。曷嘗有片語沾滯禪障哉。宗門語云。鐘中無鼓聲。鼓中無鐘聲。鐘鼓不相參。通乎此者。可與讀素公之詩。素公。儒家子也。而學釋氏學。年甫踰冠。卽受記。蒞於靈谷老人。息影焚修。垂三十載。里中推爲清淨僧。禪誦外。間以筆墨爲遊戲。而有韻之語。特工。蓋以詩爲詩。不以偈頌爲詩。此所以工也不爲偈頌。

柳南文鈔

卷一序

七

之言。而無非偈頌之理。此所以尤工也。以是追貫休之步。而躡齊己之踪。其庶幾乎素公一日哀其所作。囑予點定。且曰。予今年五十老矣。却後當焚棄筆硯。掃除文字緣。子知我者。願一言。顧予聞佛氏之論。謂應以何身而得度者。卽現何身。而爲說法。今吾黨之交。素公也。以其工於詩故。素公卽以詩爲說法。而勾牽吾黨之士。胥入佛智。又何用焚棄筆硯爲也。自今以往。卽謂素公之詩。是卽素公之偈頌也。可。

沈歸愚曰。僧詩無禪語。有禪理。乃佳。近代方外人。純以偈頌爲詩。入目可憎矣。篇中持論與鄙趣。合惜紛。

紛禪客罕喻此者

柳南文鈔

卷一序

八



水哉軒詩集序

昔我外祖固菴張公。讀書汲古善爲詩。其先世多長者之遊。於錢受之李長蘅兩先生。議論聞之尤詳。所著友竹集二卷。有唐人之風。公之冢孫曰益士。胚胎前光。搗染庭訓。帖括外兼工吟咏。春而怨秋而悲。一皆於詩發之。年來患上氣疾。喉中喀喀不能止。如八九十者。學幾輟。獨不廢詩。詩益工。多雋句。蓋筋力於友竹而加之變化者也。以益士之詩之工。較之當代作者。正未知孰先後。而世無牙曠寂寞賞音。誰爲愛之重之者乎。士之負才情。工於文章者。旣遇無不推服。方其矢志卽以爲蘭。柳南文鈔

卷一序

九

芷不芳。蜜酪辛苦悠悠之口。訕笑亦何所不至。予所以讀益士之詩而爲之掩卷歎歎者也。雖然。學不可以不自勉。榮辱毀譽亦何足道。益士雖貧。有田以供餽粥。雖病猶健飯。出先世遺書而讀之。發爲文章。而追古之作者而與之並。良非所難。益士倘有意乎。嗚呼。固菴公不可作矣。追南翔之餘韻。溯東澗之流風。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公當日所以提我兩人而教之者。言猶在耳也。今而後。予願與益士共勉之。

沈歸愚曰神韻頗近歐公。未進以追述前民是遠篇

注力處

陳見復曰一層進一層篇法最密

柳南文鈔

卷一序



存素堂詩鈔序

往時浙水之東。有慎道人。名廷駕者。精導引之術。兼善爲詩。杖策至虞山。棲止桃源澗。因樹爲亭。亭左右。礮流淙淙。道人葛巾鶴氅。長吟不輟。與礮聲若相應。和見者。指目爲神仙中人。不敢輒近也。而吾友馬君東白。方年少。顧時時從之遊。相與徜徉於古松流水之間。移日忘去。道人曰。孺子可教。遂以詩法授之。東白所居在馬渡之東。距余家一牛鳴地。水邨夜寂。竹樹蕭騷。茅舍一燈隱約。有苦吟聲。自林薄中出。余嘗過而識之。然余少時氣盛志銳。方俯視一切。雖心知東白能詩。遇之殊落落也。久之。余館梅林。適東白亦移家其地。一日來訪。袖中哀然若有所挾者。探之。得其所擬十二月豔歌。余讀未終。卷爲之墊首。醉心悔向者意輕之也。自是東白數來訪余。余亦時至其家。東白手淪茗茗。連進數甌。相與上下古今。談論竟日不倦。閒出其所藏書於几上。班分部居。以誇示余。皆手目裝潢。精緻工整。非免園冊子可比。蓋東白素有書癖。遇善本必厚其值以購之。雖晨炊不續。不顧也。余之癖與君畧同。方有意乎君之爲人藏書。期次第借閱。而君於去歲之秋不幸死矣。初君從慎道人遊。道人嘗相君法。當無子其言。竟驗。縹囊細帙。無傳。

之者遂一夕化爲雲煙。可歎也。遺詩數百首。賴同學顧子文寧急從其家收拾得之。而屬余爲之點定。余廼細加決擇。存其尤工者十之二。俾梓以問世。余惟東白之詩。雖胚胎於慎道人。而其心慕手追者。尤在鈍吟馮氏。故美刺有體。比興不墜。不僅以嘲風雪。弄花草爲詩人之能事也。使天假之年。以卒其學問。則君之詩。必更有進於是者。君沒後。室人以其柩反葬於馬。漚從首邱也。余閒過之。則有宿草矣。車過。三步腹痛。勿忽。追憶平生感語。而以斯序代。孟德告墓君其許我乎。

李容山曰以慎道人發端篇中卽處處回顧章法一

匏葉齋詩鈔序

同里江君飛濤以畫竹知名於世而其詩特工既沒十餘年其子揆庭以君所著匏葉齋詩請予序予乃執簡而序之曰楊子有言文心畫也詩固文之一體而東坡之稱右丞亦云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予於是知詩道之通於畫也卽以竹言之文與可宋之詩人也而善畫竹吳仲圭元之詩人也而善畫竹沈啓南李長蘅明之詩人也而亦善畫竹蓋畫者韻事也亦清事也讀破萬卷胸中筆下無半點俗塵則落墨自佳故諸公游戲及之而已足名世予不知畫能知詩試讀君集質清而氣亮柳南文鈔

卷一 序

三

色潤而肌勻或以媚嬋取態或以播曳生姿或以槎牙傲兀發其磔砢之氣或以紛敷條暢聽其俯仰之情蓋字裏行間含蓄隱躍具有畫理不待展鵞溪之絹而始知君之所長也有文如此可以繼與可仲圭諸公之後而無愧寧得以畫史目之揆庭青年嗜學爲君克家子脩脯所入將謀梓先集以垂不朽予謂君之畫竹旣已見重於世而猶未知其能詩是集也傳必有因君之詩而益重君之畫者彼徒工點染而不知詩文爲何物卽有名究一畫史耳有識者方鄙之畫雖工奚足道哉

沈歸愚曰詩情畫理是一是二君固知詩并知畫矣

文之舒卷無定藹藹如春風之雲

柳南文鈔

卷一序

十四



鶴還樓詩鈔序

藝之至者不兩能。若秋之奕。良之御。養叔之射。蘇鵠之
鍼石。各以一藝名家。而未嘗兼通。而並擅者是也。今觀
于張君庭仙。而知其說又不盡然。庭仙爲人性敏。心通
游於藝。若書法。若鼓琴。若畫竹。無不兼至也。而其詩之
工。則又衆體具備。雖專門名家。未之或先。是庭仙之於
藝。不特兩能並至。而固已兼有衆長矣。然而世之知庭
仙者。徒以其琴。書。以其畫。竹。而詩。或不與焉。昔宋之趙
子昂。明之沈啓南。董元宰。俱以書畫負盛名。而其詩之
工。幾爲所掩。庭仙亦猶是爾。嘗試取其集而觀之。其有
墨噴毫飛。風雨馳而蛟龍走者。卽於詩。而書法具焉。其
有色潤肌勻。態娟嬋而姿搖曳者。卽於詩。而畫理存焉。
其有響逸聲清。山嶢嶸而水蕭瑟者。卽於詩。而琴心寓
焉。蓋若書若畫若琴。諸藝。習其事者。皆足以滌腸胃之
葷血。發意趣之蕭散。故庭仙游戲及之。而已能爲助於
詩。然則庭仙固吾邑之一詩人也。而豈區區曲藝之士
所可同日道哉。庭仙之沒。二紀於茲。而嗣君鳳岡。謹守
遺集。不致失墜。又深懼先美之弗彰也。因先出十之二
三。梓以問世。世有嗜庭仙之若書若畫若琴者。一見斯
集。其又將喟然曰。此其爲字中之筆。歟。此其爲畫中之

詩歟此其爲絃外之響歟

陳見復曰映帶巧妙與到神來

柳南文鈔

卷一序

一六



孫竹鄉詩稿序

以爵位世其家者古今相望也。而以詩文世其家者殊不數。數觀昔吾家元禮嘗云。史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未有七葉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求之近代。惟吾邑孫氏庶幾近之。而吾友竹鄉先生。胚胎前光。掉鞅文囿。則又爲孫氏之後勁焉。余嘗考孫氏之先。其以詩集傳世者。自竹鄉而上。則唐卿先生有艷雪集。孝若先生有許閑集。寅仲先生有蔗菴集。自唐卿孝若寅仲而上。則恭甫先生有五芝堂集。光甫先生有篔玉堂集。自二甫而上。則子

柳南文鈔

卷一序

七

虛先生有百川集。禹錫先生有藤溪集。子桑先生有映雪山居集。自子虛禹錫子桑而上。則齊之先生有松韻堂集。自齊之而上。則世節先生有西川集。蓋由世節至竹鄉。凡閱六世。而人人有集。幾與王氏埒焉。而竹鄉之兄雲。合亦以詩名噪吳下。又如公嘏之有公衡。可謂盛矣。竹鄉之爲詩也。根柢乎白傅。泛濫乎眉山。爲文章之胄。而不厭家雞。生鈍吟之鄉。而不操土音。穆然清風。發在簡素。洵爲詩家一射雕手。而與庸亦遠矣。夫昭景著戴甲氏著封其爵位。相繼誠足焜耀家門。然如秋原之草。時過卽腐。爾豈若一吟一咏。成於撚鬚。又手之餘。而

百齡影徂于秋。心在初。不假僞位。以重乎然。則竹鄉當日。雖無半通五兩。足爲世隆。而後之讀其詩。而論其世者。又烏能以曠僚失位。輕之也哉。初。余與君踪跡甚疎。自次山歸里。屢有文酒之會。而我兩人。因得促席劇論。蟬連彌日。乃不及數載。而君又奄忽矣。追惟往事。杯酒笑談之雅。恍如昔夢。有足慨者。於是點次其詩。既畢。而復爲序之如此。亦聊以應其孤之請云爾。

陳見復曰。歷敘家集。順逆錯綜。頗得史記敘人家世之法。

李客山曰。如此命意。那有陳言不切之譏。而後幅一

柳南文鈔

卷一序

大

段議論感慨淋漓。爲文章家占多少地步。

古照堂詩鈔序

余居江村。嘗與三四素心人。聯爲吟社。而我寧野顧。先生實居其一。寧野爲人。周慎謙約。似龍伯高。口無臧否。似阮嗣宗。仁厚樂易。未嘗忤物。似梅聖俞。蓋於素流之中。最爲規檢。望而知爲慤士也。吾黨樂與之遊。亦不專以文字云。寧野以高才生。數踏省門。旣不得志。則託吟咏以自娛。而嬉春感秋。誦美譏過。一皆稱心而言。表裏俱見。雖或濡首帖括。未遑研昏練爽。於此竭情而致才。而要其以醇謹勝。浮囂以平中矯。詭激行間。字裡眞宰。斯存異乎世之爲文。而造情者。而談者顧謂詩不怨思。抑揚則必流澹無味。豈其然哉。寧野旣沒之四年。嗣君荆山上玉輩。將開遺集以問世。以余爲其先人之舊游也。因傾倒牛筐。屬爲條貫。關覽之餘。追思昔年吟社。追隨一觴一咏之樂。忽忽如昨日事。而人之云亡。則已劔而灰已灰。而土矣。誰居隣笛邈矣。黃壚摩挲遺稿。涕與淚俱。

李客山曰。字字雅鍊。品格在晉唐之間。

古照堂詞鈔序

詞家持論。輒人人殊。尚婉約。則宗秦柳。王豪放。則禡蘇辛。派從盍各。彼此交詆。余則以爲皆非也。詞審諧調。亦相其題。其題爲弄花。嘲雪。頌酒。賡色。則綢繆。婉戀。乃稱當行。其題爲燕市。吳宮。晉卬。漢壘。則傲兀。悲壯。斯爲本色。膠於論者。或欲以曉風殘月。駕大江東去。或欲以銅將軍鐵綽板。抗花外鶯聲。眞伶人賤工之一知半解耳。余不善詞。而持論若此。惟老友顧先生寧野。嘆爲知言。寧野故能詩。而其詞之工。則尤所自信。其集具在。有婉約焉。有豪放焉。大約因題結撰。不名一體。如余所云吾

柳南文鈔

卷一序

三

邑自易代以後。於今百年。詩歌競爽。而詞句靡聞。前此惟邵山人青門。頗工此體。籍甚一時。寧野稍後出。而斐然繼作。工亦差埒。準以前良。蘇辛秦柳。具體而微。洵近代一詞手也。抑余重爲寧野幸焉。自去秋奄化。所著詞。余卽加詮揀。掇其英篇。趨付剞氏。俾與詩並布藝林。風流未沫。於是乎在。而青門禾千諸集。紙札相壓。叢殘篋中。無出手爲之表彰者。恐便與飛鳥浮雲同歸散沒。撫寧野之集。而益傷青門身後。蓋不禁流連嘆惋於斯。

李客山曰雅鍊與文鈔序同而持論亦字字中的

抱影廬詩鈔序

前明成弨之際。吳郡之爲詩者。推唐祝文徐四家。並有才子之目。而昌穀則由吾邑梅李鎮而遷郡城者也。文章江左。烟月揚州。流傳藝苑。誇爲香艷。蓋桑梓亦有光焉。自時厥後。歷二百餘載。嗣響寂然。識者謂風雅道衰。此地之靈秀盡矣。吾友顧子文寧。梅李人也。聞昌穀之風而悅之。遂與其同里馬子東。白程子南山。葉子秋庭。輩俠轂而起。爭以詩鳴。於是又知一闕之市。雖合十姓百名。以爲風俗。而其中固大有人焉。不得謂昌穀而後。此地之靈秀已盡也。文寧居蓬衣白。物疎道親。常有意

柳南文鈔

卷一序

三

於古之守雖者。而與會所至。輒復磨韻調聲。斐然有作。雖或限於才。束於境。未極文章之大觀。而務其清淺。轉得風流。以擬古人。亦謝瞻之亞矣。文寧之爲人也。心虛而善下。以余之無似。而辱與周旋。一詩之成。必勸以是非。賜決。而遇余有作。手輒繕錄。習而不懈。蓋情誼至到。歷春秋二紀。彼我一身也。年來婚嫁各畢。我兩人方擬。敕斷家事。相與結向禽伴侶。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而君顧不幸已矣。先是東白南山秋庭之沒也。余旣收拾其遺詩。繫之以序。而於君又有斯役。此固從死之責。所不容遜謝者。然自君沒。而江邨數十里內。朋舊遂

十無一存。芒鞋竹杖。幾徘徊無所之益。使人有荒江寂寞之歎矣。撫君之集。曷禁潸然。

沈歸愚曰。抑揚頓挫。文生於情。一結不言神傷。尤有人乘俱亡之感。

柳南文鈔

卷一序

三

遠遊草序

合輪廣之大而周禮職方氏以九州統之又合九州之山而以五岳統之。然則山至五岳亦云遠矣。人以渺然之軀一旦拊脾雀躍而欲窮造幽境。徧探竒險。恒憂憂乎其難之。此向子平五岳之遊。所以流傳千古。而以遠特聞也。然吾嘗竊疑之。范史載子平勅斷家事。勿相關。遂肆意遊五岳名山。不知所終。既云不知所終。則其果徧五岳與否亦不可得而知也。又古來遊山者有題名有記。有詩。而子平於五岳竟無一字。豈有之而不傳歟。又不可得而知也。今吾友葉君秋亭。墮子平之跡。爲汗漫之遊。屐齒所到。輒申謠詠。毫飛墨噴。淋漓滿壁。梵宇琳宮。觸目皆是。間取其草而排比之。則纍然成帙。殆不下數百首。納名山於囊底。繪竒境於毫端。如君之才。調富有子。勝斐然不足傲子平於千載以上哉。范史載子平之出遊也。在娶嫁既畢之日。而君之擔簦躡屨。探竒歷險。一似反而用之者。然則古今人同不同。正不必以刻鵠求之也。抑吾聞瀛海之外。更有五岳。比作鎮中土者。尤爲峻絕。如君放意弔詭。老逾偏宕。安知婚嫁既畢。他日不又將東歷廣乘。西歷麗農。南歷長離。北歷廣野。中歷崑崙。以窮域外之竒。勝乎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吾

知紀遊之篇必更有穿天心出日脇而寄聲於寥廓者
余雖老矣猶願須臾無死以觀著作之盛焉

李容山曰遊歷五岳奇矣文更說到海外五岳可謂
奇之又奇文人之心其不可測也如此

柳南文鈔

卷一 序

音

柳南文鈔卷一終

虞山 王應奎 東澗

序

蓉莊初藁序

芙蓉莊者。故宗伯錢公之別墅也。白茆分流。繞厥宅址。岸匝拒霜。花開如錦。倒影清波。最饒勝致。宗伯沒。其地鞠爲茂草矣。今吾友脩九顧君。取以名集。意其生平必瓣香於宗伯者。及觀其詩。則淡雅蕭疎。異乎宗伯之鏤金錯采也。冲和閑止。異乎宗伯之追風掣電也。淳蓄蘊藉。異乎宗伯之倒廩傾困也。蓋志從蓋各。宗派固區以別矣。名集何爲哉。脩九蹶然曰。子與吾家有連。而昧是莊之所自乎。此固我副憲一江公之舊業也。魏舒成甯氏宅。相庾信居。宋玉舊廬。宗伯亦猶是矣。思祖德念先業。不復乃爲嗟嘆。吾是以名我。詩審爾。則脩九之用意遠矣。鄙人固陋。烏知所謂。然曰初藁。則亦有可知者。昔歐陽公每一文成。輒粘其藁於壁。再四刪改。而宗伯暮

柳南文鈔

卷二 序

一

九名集之意。將毋同夫。歐公尙矣。而宗伯則晚節不克。自持人文。並歸墮落。君子惜之。謂不能保其初焉。如君之才之學。雖於宗伯之涵蓋宇宙。囊括古今者。未敢遽

以相擬而要其搜擇融液剪刻辭淨以視夫行墨之間
仙釋錯見稗雅雜出如金銀銅鐵攪和一處者果孰得
而孰失哉儻九老矣而露抄雪纂兢兢不輟從此彌臻
趨詣終歸自得初日芙蓉天然可愛此謝郎五字妙境
而君所欲踰而及之者他日卽謂君名詩之意在此不
在彼可也按芙蓉莊一名紅豆莊今之名藁蓋亦仍其
初云

李客山曰就題生情不浮不泛而文筆雅鍊亦不落
唐人以後

蘇小山詩鈔序

唐市在邑東偏。水深地肥。儼然聚落。人文之盛。自昔所推。其以帖括取科第者。後先相繼也。而吾友蘇君小山。獨以其詩鳴。余自少聞君名。甚熟而未一謀面。及壯遇諸宋子玉才家。恨相見晚。既別去。玉才謂余曰。此君不獨工詩也。能琴。善書。精於賞鑒。兼諳典禮。識故實。在斯世。爲通才。在吾黨。爲畏友。君其識之乎。自時厥後。遇朋試。必覓君一晤。以爲常。迨老。君輒拏舟訪余。至於再。至於三。若深有意乎余之爲人者。方欲相與結南村之伴。訂竹林之遊。以娛暮齒。而君顧不幸已矣。聞君之沒也。

柳南文鈔

卷二序

三

里中無少長。皆爲出涕。曰。今而後。撫絃動操。誰爲觸挽。如志者乎。署門題額。誰爲淋漓揮灑者乎。鼎彝之欵識。書畫之眞贋。誰爲元章長睿。辨析不差。累黍者乎。喪葬之遷奠。遣奠。氏族之著戴。著封。誰爲禮宗肉譜。考訂悉有據。依者乎。詩有之。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君在唐市。固今日之老成典刑也。而天不慙遺奪之一旦。凡在吾黨。其能無中郎虎賁之痛也哉。同里某某輩。蓋嘗學詩於君者也。於是誼切錫衰。謀鐫遺集。而先期請余點定。弁以序言。君於詩。懶不自惜。散佚幾盡。茲所存者。不及十之一二。然所賴以傳君者。庶幾在此。嗚呼。赫赫炎炎。

巍科高第。蕭蕭瑟瑟。酸文冷吟。白世眼觀之。輕重固較然矣。而孰知身後之可傳者。固在彼而不在此也。是集掇拾於散佚之餘。在君雖爲豹之一斑。鼎之一鬻。而脩然遠韻。已足挹取不窮。以視帖括爲梯榮之具。不轉盼而化爲臭腐者。不且以少許勝人。多多許乎哉。讀是集者。其勿爲買菜之求可也。

李客山曰有文情有彩色派別故自其鄉東澗先生

家次山侍御詩集序

自新城王氏以含蓄超詣爲學詩者倡而幹才諷說之徒遂相率奉一先生之言。暖暖姝姝學之不復。至於他人而吾家次山侍御獨柴立中央。不爲苟同。間呼學者而鐸于之曰。新城學王孟者也。以王孟而視杜之海涵地負。韓之鰲擲鯨呿。固大有徑庭矣。况規撫王孟而僅得其皮毛乎。又曰。清新俊逸。新城所尙。然庾之清新在意。鮑之俊逸在骨。不容以字句塗飾也。又曰。表聖詩品多至二十有四。學者趨向亦從盍各。非僅以不着一字。盡得風流。立詩之標準也。若必如新城之說。則巷伯之第六章。有不疑其訐直露才者乎。又曰。自古大家之詩。幸壯浪縱恣。不主故常。雖一章之中。時有玉石。而不害其爲可傳。新城字字求王。無瑕可指。而天趣或少矣。其持論如此。顧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一時聞者胥驚怖。若河漢。見怪若濕灰。而公乃自信其所言之韙。雖受不知己者。詬厲而持之愈堅。自養病里居。益以起衰爲已任。滔滔末流。方賴以鉗持。啾發而公顧厭棄人間世矣。歸沒召余至榻前。出其詩若干帙。屬爲簡次。且有後世誰相知之語。嗣君聖耕濬之在旁。知狀沒後。并以序見。遂不敢辭。余聞山谷老人之論書也。謂近時人作字。

如新婦子梳粧。百般點綴。終無烈婦態。竊謂今日詩病亦然。惟公之作。獨能以正骨爲胚胎。以勁氣爲鼓鑄。直抒性靈。不加雕琢。洵所謂天姿國色。亂頭粗服。亦自可觀者也。使天假之年。而歸於漸細。進於更成。當不難坐潘陸於廊廡。豈止駕新城而上之哉。今茲所存。雖非詣極。然收其精要。大有英篇。於是門人某某等。誼切錫衰。力任梨棗。桓譚李漢。不圖於末俗見之。例得牽連附書。張同夫曰。爲文最忌者馬首之絡。若如此篇。有一筆可移置他人。否。至其運用古語。如自己出。豈復有針

線痕可尋耶

柳南文鈔

卷二序

六

西橋小集序

吾郡詩學首重虞山。錢蒙叟倡於前。馮鈍吟振於後。蓋彬彬乎稱盛矣。間嘗取兩家之詩論之。蒙叟才大。學博。故其詩繁以縟。雄而厚。蓋筋力於韓杜。而成就於蘇陸者也。鈍吟思苦工深。故其詩沉以細麗。而密蓋根柢於徐庾。而出入於溫李者也。兩先生之爲近代詩人宗決矣。然予觀古人論詩。或云興在象表。或云妙在酸鹹之外。或云如水中月。如鏡中象。蓋意在乎雋永。趨詣也。執此以觀兩先生之詩。則均之未逮矣。譬之軍令。兩先生其刁斗森嚴之程不識也。而不知李將軍方且解鞍縱卧。譬之畫品。兩先生其鉤研精緻之趙伯駒也。而不知郭恕先止餘山亭一角。譬之佛法。兩先生其講貫明悉之天台與賢首也。而不知如來尙有教外別傳。況今日虞山之爲詩者。魁傑之才肆而好畫。此又學錢而失之者也。輕俊之徒巧而近纖。此又學馮而失之者也有識者或以爲虞山之詩其季世矣。當此之時。思得一好學深思之士。進而以吾說告之。冀其脫去故習。而更進乎雋永。趨詣也。而殊少其人也。近乃於吾中表中得一人焉。曰許子惠時。惠時生長素封。而好學汲古。不染膏粱結習。年甫弱冠。卽有事於著撰。其爲詩選詞按部行安。

節利。蓋有志於古學者也。得吾說而存之。而能於文字。語言之外。別有會心。將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所謂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

沈歸愚曰。好盡近纖之論。爲近人下鍼砭。亦錢馮之諍友也。予胸中存此見久矣。得作者指出。真能不爲習俗所囿。有定識。有定力也。至其論兩家詩。銖兩悉稱一字不輕。下一結亦悠然不盡。

草衣山人詩集序

草衣山人朱卉者。白門老詩人也。一日遺余書曰。僕年逾六十老矣。家貧。又無嗣。有詩數十卷。將不知落何人。手子爲我選。而存之。俾滄溟一蠹。不致汨沒於洪濤。巨浪。則惟子之賜。余聞其言。而悲之。旣而讀其集。大率以唐人爲根柢。而出入於宋元之間。奇思芽甲。新語懋長。卽之。而有孔翠之鮮。誦之。而有琴磬之韻。洵屬詞英。無慚大雅矣。有詩如此。而又何必爲山人悲哉。今夫文章之在天地。固不隨年壽而衰。不藉資財而富。不因似續而傳者也。子美之論詩也。曰。文章老更成。又曰。老去漸

柳南文鈔

卷二序

九

於詩律細。而永叔亦曰。著述須待老。今山人之詩。底於成矣。歸於細矣。自非耽耽書案。迄於華髮墮顛。曷克臻此。山人雖老。不爲詩。祖乎。昔劉晝高才不遇。而著書數十卷。自謂雖齊景之于駟。不足與易。今山人之詩。充滿篋笥。幾與晝埒。記所稱不祈多積。而多文以爲富者。山人之謂也。山人雖貧。不有餘積乎。自古詩文之派。各有所宗。故得其傳者。輒曰嫡子。曰耳孫。今山人之詩。已傳誦當世矣。後世以爲楷。亦必有祖之禰之者。是卽瓜瓞之遞衍。雲來之一氣也。雖無子嗣。不有替人乎。抑吾聞天下之寶。當爲天下共惜之。山人之詩。藝林之寶也。辱

以選擇見屬。而爲之淘之汰之。俾奇玉特殊。出井里而
拔瓦礫。庶幾如涪翁之集。得選者而精華始耀乎。余非
任淵其人。而所以報命山人。以無負乎其誦。誘者固於
是乎在。

沈冠雲曰。貧老無子。人所共悲。作者却能一一破解。
如冰消凍釋。而詩人身分之高。亦在百尺樓頭矣。山
人得此妙篇。直當破涕爲笑。

柳南文鈔

卷二序

十

太原王氏家譜序

爲氏族之學者自魏晉迄隋唐官有簿狀家有譜牒遷舉婚姻互爲考證綦詳矣然於先王敬宗收族之義或缺焉近代譜學則惟歐陽氏蘇氏最著歐陽氏之言曰元孫旣別自爲世則各詳其親各繫其所出是詳者不繁而畧者不遺也凡諸房子孫各紀其所當紀者使譜牒互見親疎有倫宜視此爲例蘇氏之言曰眉之有蘇自長史味道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兩家之說洵善矣然而遵其說者吾見亦罕同宗太原氏爲新安甲族計自新安遷虞已歷百祀詠青恐時代懸邈漸昧厥初而尊卑親疎統序莫辨無以昭示來茲也於是略倣歐蘇兩家體例作爲家譜斷自如圭公始而如圭以上則書附焉意至善也說者謂詠青於服屬之內爲詳其親爲繫其所出而此外不及誠有合於歐陽氏矣顧詠青於如圭公會也非高也且親猶未盡不應別自爲世爲此說者不知別子爲祖之義者也余惟古者別子之說有三諸侯之庶子也起庶民而爲卿大夫者也自他國來遷者也今如圭公自新安遷則別於未遷者而爲虞之始祖當在百世不遷之列修譜牒始此亦以示大宗所在也詠青洵可謂知禮

意者矣。抑余竊有感焉。吾王氏郡望。雖有瑯琊太原之別。而要皆苗自太子晉。此陶公所謂同源分流者也。我先世自婁東來遷。二百年於茲。譜牒零落。僅有存者。嘗欲一爲整頓。而因循未果。因詠青之請。而序其首簡。亦庸以識余愧云。

張同夫曰。不以馳驟見長。只是朴實頭地。而轉得古文雅宗。

海虞畫苑略序

虞山僻在海濱。而詩畫之盛。甲於江左。蓋由來舊矣。顧詩自錢馮以前。未見有卓然成家。爲當世所宗者。而畫則有元四大家中。卽推黃子久爲冠。自此俠轂而起。世不乏人。蓋畫之開其端也。實先於詩。二百年。吸清煦榮。發源獨早。此其所以尤盛爾。同里魚翁天池。以廉吏子孫。而求修砥行。不墜門風。生平無他嗜好。惟以畫自娛。所居臨街小樓。收藏古今名跡甚夥。俗子請觀者。輒拔梯不令上。有吾子行之風。暇日集邑中善畫者。自子久以下。共得若干人。人撰小傳。以識其凡。名曰海虞畫苑。

柳南文鈔

卷二序

七

略鑒賞精敘次核。品題當。蓋櫟園讀畫錄之匹也。顧書未告竣。而翁卽世。令子虞岩續成之。雖小小撰述。而亦如姚氏之有思廉焉。洵可謂善繼志者矣。余近者亦有海虞詩苑之輯。意存矜慎。非確然可傳者。不輕入也。而魚氏之書。則以發潛闡幽爲主。故筆墨粗具。便得載入。其用意良厚。有非余所能及者。抑余嘗病吾邑之詩。好畫好織。而未臻超詣。曾爲今侍郎長洲沈公言之。公深以爲知言。及觀吾邑之畫。往往能濃而不能淡。能密而不能疎。能近而不能遠。其坐病正與詩等。豈囿於山川風氣。雖有志之士。亦無由振拔耶。然蕭疎如漁山。淡遠

如遵古。己能自闢畦徑。而脫去吾邑故習矣。獨詩歌一道。未見有克自樹立。破錢馮兩家之範圍。而進於雋永。趨詣者。故因序畫苑。而牽連及之。亦庸以致望於後來之秀云爾。

次山曰。以詩襯畫。而虞山風氣。却一一說盡文之清。真雅正。亦能從容於遺山道園之間。

彙芬集序

自古稱善畫者在宋有米元章。在元有黃子久。倪元鎮。其筆墨之妙。藝苑悉交推無異辭。而其人則固爲顛爲癡。爲迂者也。天下惟顛與癡與迂之人。始有獨至之性。偏詣之情。以自拔於流俗。卽其見諸筆墨者。亦無非性情之所流露。不必刻意求工。而自無不工。此其所以名高一代。而不同於墨工槩人也。求之今日。惟吾友顧君耕巖。庶幾近之。耕巖之爲人也。朴率如野老。坦白如嬰兒。而簡遠蕭放。又如散人。漫士。是真有獨至之性。偏詣之情者也。生平多所寄託。耽詩嗜酒。兼工繪事。而所南

柳南文鈔

卷二序

十五

之技。尤推專家當。其濡筆。肆應。兔起鶻落。心之所擬。手卽赴之。其狀或含。或吐。或離。或合。或向。或背。或正。或欹。而又臨以奇石。界以絕澗。綴以幽草叢篁。一日之內。變態百出。大或尋丈之幅。小或尺寸之紙。無不淋漓揮灑。各極其致。澧浦幽芳。洵瀆秀色。君殆欲以寸管攝盡乎。吾邑畫蘭者。向推錢中丞。何山人兩家。然或失則肥。或失則瘦。王環飛燕。每各有所偏。以視君作。不免嘆積薪矣。於是得其畫者。莫不爭爲題贈。以光卷軸。歲月旣積。紙墨遂多。君之門人金子式。度浦子孔傳。畫恐其久而散佚也。因相與編次成集。謀付劄氏。名曰彙芬。蓋以

爲此皆同心之言。未可委諸草莽。故彙而刻之。爾刻將成。君乃以序見屬。昔吾邑石谷老人有贈言。集之鑄。而爲之序者。嘉定張丈樸村也。今君具米黃。諸公之性情。而又精求畫理。從此進而日上。卽兼擅衆體。以步趨乎石谷也不難。而以余視樸村。則瞠乎後矣。姑狗君之意。而爲之序。以俟之。君名晟。字鈍伯。耕巖其別自號云。栢塢巷曰文如其人。惟畫亦然。而描寫鈍伯處。轉恐畫亦不能到。

韻法蒙詮序

契二儀之運。該萬彙之理。孰有過於六書者乎。古者子
生十年。始入小學。卽以此爲教。而司徒掌之以教萬民。
保氏掌之以教國子。外史掌之以教四方。宣之王庭。則
百工以叙。載之方策。則萬品以明。其爲道綦重矣。但自
漢以前。未有所謂反切也。如鄭氏箋註。第曰讀若某而
已。卽說文原本亦然。字書之有反切。其肇於隋之陸詞。
而著於唐之孫愐乎。夫字學與韻學相表裏。而韻學必
以等韻爲宗。自有此法。而讀書無難識之字。亦無誤讀
之音。其有功於後學。不淺。顧其法非得指授。則終身不

柳南文鈔

卷二序

七

明而從來韻書亦未有註字母者。獨吾友凌君文若。究
心於此。歷三十年。七音九弄。三聲兩界。辨之明。析之審。
久之而觀其會通。恍然有得。此韻法蒙詮之所爲作也。
杜少陵所爲識字用心苦。君庶幾近之。其爲書疎而不
漏。簡而易知。苟明乎其法。則一啓口而可以聲得。鹽梅
響滑。榆槿斯誠。爲識字者度一金針矣。昔韓退之有言。
凡爲文辭。宜略識字。而前明三百年間。士大夫多以此
爲小學。忽而不講。卽如賈胡藏珠。賈當讀古。而都元敬
誤作假音。泛駕之馬。泛當讀播。而陳魯南誤作汎音。汎
諱一字也。而王弼州重用。祝呪古今字也。而錢牧翁作

二字用以博洽如四公而猶不免於誤。卽他人可知。至於詩之有律也。係乎聲病而不係乎對偶。其在今日。有能解旁紐正紐者。其誰有能辨蜂腰鶴膝者。其誰有能明互護之爲雙聲。破福之爲疊韻者。又其誰然。則凌君之有是書也。不足稱陸孫兩家之功臣。而爲作詩文者之砥礪乎哉。余不敏。生平於音韻之學。實未深究。今老矣。得是書而閱之。不覺爲之心開而目明也。於是凌君以序見屬。遂不敢辭。抑吾聞國書之有阿。厄。衣。烏。於。五。字也。最得聲音之元。絕無勉強。蓋小兒墜地。第一聲是阿。稍轉爲厄。再轉爲衣。又轉爲烏。至能言語。方有於音。自喉而舌而齒而撮口而出口。次第一毫不爽。安溪先生謂五字反覆疊呼。便有四萬聲在。顧氏音學五書最善。而所少者惟此耳。斯言也。余竊聞之。而未得其解也。試質之於君。以爲何如。

陳見復曰。國書一段餘波也。却未經人道爲通篇後勁。

仇霞村印譜序

書畫之工於印章無與也。然亦足以助書畫之工。而相得益彰。顧今之習此技者。其失有四。大篆之異於小篆也。八分之異於隸書也。而今人於一印之中。往往參錯用之。遂致騾非騾而馬非馬。其失也雜。印章一道。有章法。有筆法。然必先論章法。而後論筆法。世有章法佳而筆法不佳者矣。未有章法不佳而筆法能佳者也。而時下捉刀者。輒多昧此。其失也亂。古碑歲久。類多剝蝕。而淺學不知。每多摹碑上字。作剝蝕狀。何太史義門謂白下鄭簠八分書。如人體患惡瘡。甚可憎疾。而近日某君

柳南文鈔

卷一序

九

踵其失。其爲惡瘡也。更甚。沈侍郎歸愚亦以此病之。乃今人刻印。亦好作剝蝕。以示奇古。往往巧借蟲魚科斗之形。以文其臆。臆。臆之實。其失也怪。唐人名印。有學漢法者。皆圓潤工緻。然審其運筆。而蒼勁自在。近日吾邑林氏所宗。是其派也。而不善學之者。遂一味嫵媚。全無筆力。其失也俗。夫雜也。亂也。怪也。俗也。有一於此。則施之於書畫。便足爲累。寧得爲雕蟲小技。壯夫不爲而遂忽而不講哉。吳興仇于遐。昌以終賈之年。而致精篆刻之學。其於當世之所失。輒能一一反之。左規右矩。觸目森然。一按譜而可覆也。自今以往。國博一燈。其將在

上蒼下雪間乎抑吾聞篆刻之學惟王章鼎章最難措手俗工但解沙礮故板拙可厭而仇子於是二者皆能奏刀砉然與石無異此又江皜臣林晉白以後所絕無而僅有者也卽此一端言之仇子殆神乎技矣余故樂爲之一言。

栢撫菴曰君不解捉刀而弊病却能說盡轉恐今日之工鐵筆者正有所未知也斯文出而藝死當奉爲著蔡矣

東籬雜咏序

天地有五。色以配五行。惟黃獨居其中。而菊川象之。嘗考月令一篇。他卉皆曰始華。於菊獨曰黃華。蓋表其色也。周官后蠶服鞠衣。陸佃以爲鞠衣色黃。象菊。鄭氏解王后六服曰。翟狄立。榆狄青。闕狄赤。展衣白。祿衣黑。鞠衣黃。乃知古人言菊者。言黃也。菊之在前古。其無他色審矣。後世競以紅紫相尚。非治牆之本事也。自來種菊者。胡太尉陶靖節尚矣。後又得一人焉。曰陸魯望。按唐書魯望爲長興人。嘗僦居於吾郡。今郡城南有甫里。卽其種菊處也。余家東海之濱。去天隨故里百里而近。近

柳南文鈔

卷二序

三

代高士逸民。聞風而起。猶有人焉。以予耳目所覩。記有延陵君者。以種菊世其家。與余曾大父有連。余少時猶及識之。曾大父嘗言。乃翁儒士君。亦篤嗜此花。保視之若嬰赤。有安陵人持金來市。輒大怒。曰。老人種此。以自娛。非以爲利也。其高致如此。又有朱髯翁者。亦精於種。植年八十餘矣。猶釀金從練川市奇種一種。一金翁不惜也。花時余過之。值翁不在。潛折一枝。籠袖中。翁知而怒。髯爲戟張。今兩君皆往矣。其餘種菊者。顛皆富人市僧。余亦不屑往觀焉。今年秋杪。余姻武陵氏齋頭廣羅。此種張燈開宴。遊賞雜香里。中諸文士作詩以張之。余

方杜門養病未及傾倒花下故吟咏獨爲闕如會武陵
之友東海君代爲索余詩甚力遂賦二章以遣之踵事
有作更得如千首弔義熙之逸老仰甫里之高風長言
不足繼以咏嘆亦庸以耗壯心娛暇日備東籬之佳話
以自附於黃花知己云爾

沈歸愚曰脩寫從前愛菊諸人而正位略焉意不在
主人也入手尤得古趣

陳見復曰叙吳朱二人愛菊意態生動收束處更有

遠禱

菊社倡和詩序

惘。惘。奕。奕。庸。庸。慳。慳。舉。舉。天。下。皆。然。矣。而。吾。徒。以。其。間。與。為。乾。沒。則。生。趨。安。在。於。是。或。托。諸。詩。或。托。諸。酒。或。托。諸。名。花。異。卉。用。以。息。勞。而。解。憂。而。所。托。之。物。又。必。與。同。志。之。人。流。連。宛。轉。以。極。其。情。而。盡。其。趣。蓋。假。物。以。自。樂。卽。假。物。以。與。人。樂。而。樂。全。矣。吾。友。顧。先。生。寧。埜。才。高。爲。諸。生。有。聲。旣。不。遇。乃。托。於。種。菊。以。寄。其。無。聊。之。思。其。人。亦。淡。如。菊。也。君。故。能。詩。雖。不。飲。喜。爲。酒。以。醉。客。今。歲。菊。開。時。君。治。具。召。同。志。數。人。聯。吟。社。余。與。焉。前。此。諸。君。與。余。問。菊。有。詩。訪。菊。有。詩。至。是。賞。菊。又。有。詩。倡。必。酬。和。必。疊。

柳南文鈔

卷二序

三

往。復。不。已。甚。樂。亦。最。韻。也。昔。淵。明。嗜。酒。工。詩。趣。極。高。而。悠。然。之。致。托。於。采。菊。至。今。寂。寞。東。籬。清。風。未。墜。彼。晉。宋。間。之。位。黃。散。擅。金。穴。者。直。如。秋。草。時。過。卽。腐。死。後。堪。悲。正。坐。生。前。不。樂。爾。人。生。何。必。貪。求。濁。酒。一。壺。清。琴。數。弄。足。以。忘。年。而。娛。老。况。菊。花。開。時。卽。重。陽。不。須。以。日。月。爲。斷。猶。復。蹙。眉。終。日。代。百。草。生。憂。非。人。情。寧。埜。達。人。也。得。吾。說。而。存。之。歲。歲。以。隻。鷄。斗。酒。招。近。局。諸。人。觴。咏。花。前。則。樂。且。無。量。遂。書。於。倡。和。詩。之。卷。端。冀。無。忘。此。盟。

沈歸愚曰寂寞東籬一觴一咏雖非孔顏樂已得淵明樂趣矣行文洒脫亦近六朝

詩草自序

根情苗言華聲實義歌詠所興。自生民始。予不揆樛昧。年在幼學。從而習焉。是時邑中錢圓沙先生。以耆年宿德。爲江以南詩老。而予外祖固菴張公。實出其門。間從外祖過錢先生。聽其議論。予時雖少。固已心竊識之矣。稍長而治博士家言。往往佔畢之暇。繼以吟哦。父師或禁之。予不能已也。間持所作質之徐丈水南。馮丈簡綠。皆以爲可教。而簡綠之姪東邨翁。尤加激賞。至折輩行。與定交。二十以後。讀書城東之僧舍。而錢先生木菴。廼時時過從。復得聞其緒言。而學識稍進。於是悔其少作。柳南文鈔

卷二序

三

舉焚而侮之。方欲與二三同學。互相切劘。以庶幾乎古之作者。會遭際坎坷。連不得志於有司。親知或勸以專意時文。遂稍肆力於此。而吟事遂荒矣。越六年辛卯。始復追理舊業。以從所好。而又牽拘於考校。刺促於生徒。奔走於衣食。患難求如古人之日課一篇。不可得也。然而數年以來。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吟一笑。率然成章。亦往往而有暇日。料檢叢殘。不忍棄擲。輒按年月。粗爲卷第。夫詩之爲道。情不正則蕩。言不文則俚。聲不穩則乖。義不著則泛。四者之病。有一於此。卽非詩也。今茲所存。雖已少汰。然而媿妍自惑。智者不免。思欲就正。作

者以考論其得失而向之詩老盡矣於是悼歲月之遷流傷老成之凋謝蓋不禁撫卷而三嘆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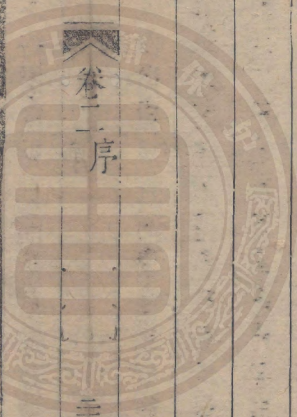
沈歸愚曰論四者之病真見垣一方人語近來說詩家無如此簡而當者末段收應前文渾然無迹此般璠所謂神來之候也

陳見復曰述詩道約而盡又恰與發端二語照應文鍊而腴

御南文鈔

卷二序

三



栢太史制義序

時文之做極矣。言其受病。大率有五。工揣摩者。以程墨爲要訣。而厚肉肥皮。其失也俗。尚深刻者。以子書爲枕秘。而縫幽鑿險。其失也怪。慕浮艷者。以駢體爲梯航。而編珠綴玉。其失也纖。尋理窟者。以語錄爲根柢。而塵飯塗羹。其失也腐。好餽釘者。以類書爲資糧。而西抹東塗。其失也雜。五者之病不同。而要皆不離乎僞體者。近是陶靖節有言。眞風告逝。大僞斯興。豈獨於文爲然。而中於文者。亦深矣。乃今讀栢太史攜菴之文。而快之。攜菴之爲文也。大約掇皮見眞。而落落盡意。要歸自得。如出水芙蓉。娟秀可愛。而不假雕飾也。如墻角一枝。嫣然獨笑。而桃李皆俗也。又如藐姑射之神人。飲露吸風。而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也。古稱乾坤清氣得來難。而攜菴之文。乃無非清氣所發露。其得天。殆有獨厚者。當此五病交作之日。而懸以爲的。庶幾爲彼不清作玉雪。而一洗滌。其塵垢乎。抑予又嘗讀攜菴之詩。清雋亦如其文。而文譽旣盛。詩名幾掩。要其卓然可傳者。自在古錦囊中也。世有牙曠。將並欣賞於斯。

張同夫曰時文之弊數行說盡眞見垣一方人語而行文亦循循雅飭不落習套

柳南文鈔卷二終

柳南文鈔

卷二序

毛



07274

